

嬰藻類編

清·曹廷璽 趙振鐸訂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清·曹溶輯
陶樾增訂

學海類編
8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北軒筆記

元 錢塘陳世隆彥高輯

宋臺始建謝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
遇已重瞻見其賓客輻輳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爲禁
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今勢傾朝野豈
家門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謂宋
公宜賜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
向親舊陳說用爲嬉笑以絕其言及宋公卽位晦以
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遇

學海類編 一 北軒筆記

一 記述

晦嘗曰吾得啓體幸全尙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
爲家謝瞻之子兄弟劉鎮之之於叔姪頗延之之於
父子雖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滿者不可
不熟味其言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觀者咸以錢
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卻之
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
邪于是盡其餘創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愛錢可
竝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僕也不

意君實秀才之外復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進伯語伯語卒纘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
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貶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
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至安石用呂惠卿
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
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雖然始
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甯州頻歲飢疫五蒼夷強盛遂圍州城李穀病卒女秀
明達有父風跟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

學海類編 一 北軒筆記

二 記述

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
之苟崧都督荊州屯宛杜曾引兵圍之崧兵食盡欲
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濯年十三帥勇
士數十人逾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
崧書求救于周訪訪遣子掾帥兵與覽共救崧又唐
崔吁入朝以弟寬爲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
突入成都寬不能制吁委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
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兵凶戰危男子不免爲牀下
伏奇女奇委于黃卷中得之吾獨爲之一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國策甘羅言項秦七歲

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聞多矣蒲

衣項藥誠何如人列女傳孝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

悟者三子其最乎桓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

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

是皆學行之成子晚者乃知生而穎異者世不常有

或遭坎壈而失諸盛年者猶當晚學不可遽自棄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

力門者出之東坡謂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晉文帝爲

琅邪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

笑曰倉長官禁責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宋王厥

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顓沙門雲冰逃匿使提衣襟從

後津吏疑之冰罵華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

數十由是得免衣顓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昇藏於

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

策鞭泰背曰隴東軍士余曹王何在余獨在此追者

不疑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顓於楚公子之僕者

乃知可以悅人于難雖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計

也

考亭云而伯勸黎者來只不伐紂其他事亦都作了若

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

事殷一句遂委曲回互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

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其伐崇勸黎只因紂

賜弓矢鉄鉞得專征伐故不逃之國西伯得而伐之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四 記述

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於興亡

之會故因勸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

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告之詞

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

王伐崇勸黎都作了只不伐紂是謂背捶東征西討

都作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于文王特

爲溢美後人何私于孔子曲爲回互若以孔子之言

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

爲西伯勸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視師而曰西伯何

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助紂也若然則文王之心
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
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
卒不知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
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紂則曰武王于
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卻曰只不伐紂是
以文王之不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爲直截也失
之矣

裝局取物俗語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者如棄謂之白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五 記述

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
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廳也則令妓
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則又差
兵校列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
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
郡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
圍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時人
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
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忍

人哉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
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
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
迨其既久禮之凡行而樂之用達名分定風俗淳百
如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
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
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六 記述

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
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
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
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
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博里子者秦惠王異母弟也歷事武王昭王戰勝攻取
號曰智樂顯赫尊車卒以壽終可謂人臣之極矣獨
可異者其卜葬渭南章臺之東嘗謂人曰後百歲當
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果建長樂宮于東未央

宮于西而武庫正當其墓夫秦自惠文至莊越百年而始爲始皇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樽里之後秦方自王而帝開代以來大一統之盛而漢宮之地已囂定于一邱墓之閒盛衰倚伏孰非前定語曰力

得任鄙智稱樽里自非神聖惡能前知若此哉

和洽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夫或多今朝廷之議史著有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離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七 記述

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餼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戒也今崇一鑿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痺而或容隱傷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後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和洽此議極合中道觀其不就劉表特從操辟以仲此議亦可謂知所事者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峭密上汰下殺朱火嘩嘩

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鬚隱目圓鱗薄尾汰於腹者雌蜩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雄樽難五

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蜥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觀左顧者雄右顧者靡蜻離身綠色者雄腰閒一遺碧色者鱗鼠黃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黃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沈者雌浮者雌蚶蛤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落魚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沈者雌

史記公孫宏主父偃兩人均起于微老于貧方去牧豕

海上與偃之困阮燕齊其窮一也六十上書而不稱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八 記述

旨與晚學縱橫于謁求通不召用其厄同也一旦遭合魚水交歡恨相見之晚其遭際同也宏外寬內深陰離險刻殺主父徙仲舒備通齊王懼燕鱗其心術同後乃究其始終一則位終宰相封列侯蒙身後之顯名而延子孫之當貴一則身死族滅爲天下笑使非沒入孔車則白骨且不收矣天之禍福何同類而異施如此

裴度隸人王義當度爲御史中丞與武元衡議討淮蔡

李師古爲淮蔡請不得搖陰遣人刺武元衡于逆并

刺度擊首以氈帽罩得不死墜溝義爲杆刃而死賊
意度死溝中矣遂舍之度免爲文祭義仍厚給其妻
子惟蔡許大功勲皆以爲成子裴度李愬而不知無
王義度與元衡同鬼錄矣朝廷論淮蔡功而不及義
裨官小說安可廢手

天道好生惡殺未有殺人而無報者也人但知英布文
狀漏泄于幸姬之就醫疑姬與鄰人賁赫通將欲捕
赫爲赫所告及其敗走江南也又以妻爲番君女故
首番爲番陽人所殺不知項羽坑殺數一萬八皆布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九 記述

爲首虐故始則假手于項伯殺其妻子終則發難于
愛姬戮及其身此天道之不爽者也史稱其爲布衣
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並不聞謂王而復刑蓋初
之坐法而黥出于無心乃骨相之虐于天者也終以
多殺而刑乃擊由己作非天也故不形子相也三人
一體之中韓彭之誅大都亦坐妄殺之故後世之將
可以鑑矣

建武中郡國羣盜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
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擄五人共殺一

人除其罪吏雖逗遛遲避勿問但以獲賊多少爲殿
最唯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
帥于他郡賦出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
邑門不閉非年少在民間熟知盜情亦不能爲此法
也

王晏外弟阮孝緒知晏必敗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知
得之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
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王晏背齊主恩勸蕭寶
以弑所托非人哉華林之誅欲當噉粥得乎阮孝緒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十 記述

吐醬高矣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道累
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累遷至鎮江都統制楊
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舊有
戰馬號黑大蟲駿快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旣死
其家以鐵絙繫之關中道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悉
爲赴敵于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
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
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

驚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無愧乎

伯陽生李樹下遂指李爲姓馬援本趙奢後奢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姓胡廣本姓周以端午日生不舉用葫蘆盛之棄水爲吳姓者所得及長托胡爲姓陸羽有人得之水濱及長筮得鴻漸于陸因以陸爲姓車千秋齊田氏族也年老乘小車出入省中入謂車丞相子孫因以爲氏席豫本姓籍避項羽名改姓爲席束皙本疏廣後因避難去足爲束棗據以避姓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十一 記述

仇改姓爲棘代醉篇中尙有姓原之可考者茲僅錄其所見

趙奢以田部吏爲將破秦關與之下卽其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堅固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豈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關異亦已疲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此爭先據北山上因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固一舍二日而數百里趨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論矣而以正兵用取詘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

以全趙爲關與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掌吾未見安平之果在馬服下也

宜城驛有楚昭王廟喬木萬林多不知其名歷代不敢剪伐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廟後山城卽王居也其地獨高廣圓八九十畝號殿城其碑可爲書硯驛前有井亦云起昭王時每著靈異入莫敢汲豈以害不移禍非獲罪而能顯赫至今邪袁有萍鄉卽王昔時得萍實處

蘇仙公耽升雲而去後有白鶴至都城北樓以爪擢樓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十二 記述

板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爲又丁令威仙去後亦化鶴來歸集述東華表柱上語亦相同又唐元宗時蜀道士徐佐卿化鶴被箭帝幸蜀見壁間箭問其弟子曰此吾師所留侯箭主至邊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矣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平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

十擁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
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
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
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
廷盡死元宗悅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邊節度
使盡胡人精兵咸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
傾覆京室嗚呼奸相固寵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
之關可不慎歟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志 記述

南陽僧靜如得一古硯置案頭把玩閒忽堂下一甲士
長三四寸升階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觀漁於端溪僧
其避之隨有漁人六七輩長如甲士撒網於硯池一
將軍長五寸許與左右三十餘升硯指揮頃時網起
獲魚數頭遽命廚人促膳將軍指僧謂左右曰此亦
可烹以益魚席靜如怒而大喝卽滅無有俄有甲士
擁之以去倏忽入一宮見前將軍坐而怒曰何物大
膽乃敢驚余其置之死于時宮中火起僧因得逸聞
有謂之者曰助汝金以快尔心又曰爾胡不爲宋郊

僧夢覺身臥堂下土穴旁於是命徒持鋤開穴得一
蟻冢思助金鏹也又感郊渡端事遂掩而不毀焉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

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宅
以生其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勞苦
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
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李翰林碩楊侍郎徵之
發聲大哭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交不能
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志 記述

皆有歸延嗣乃去狙獠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嘗
讀李善王成傳教主孤于患難之中皆古來奇男子
而延嗣拮据贍養鄰幾三女且不取一面及長而走
京師訪主故交謀還良士何其從容有爲若此乃知
成仁取義必皆無所爲而爲者彼延嗣亦何知天下
後世咸高其行誼邪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君
子于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莊宗入梁喜不自
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勝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

功也天下與余共之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
君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于涪置酒大會諸寵
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
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昔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
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
故位先主曰向者之過阿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先
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
之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醉中失辭如此季漢之
不能恢復舊物其器亦有所未優手而吾于亞子輩
何議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主 記述

善謀者如奔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翕張從之
翕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
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
之則韓生以為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鬪不扼其吭
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
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而交
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
不箝食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

也及據荆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厝置頗大和孫權
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
者關中當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
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胆
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為而啞嚅泣涕
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為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
不足脛健兒衣食也操實蹙死于漢中而史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去 記述

唐劉晏領度支死之日籍錄其家猴雜書二乘米麥數
斛而已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為先因手準法幹山海
排商賈制百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
數十年數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復振晏有勞
焉是幹國之臣也特以功名日盛眷遇日隆故嬖嫉
之人如常衮輩者忌之至其誅死則因昔劾元載鞠
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為載報
讎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勤載事雖理財
固不死也勤載事即不理財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謂

晏以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若天道報惡者然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替利爲高則國亦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無兵也刑以防奸乃不諡出於哀矜出於苛刻而徒曰皋陶之無後爲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鷲者是使天下無刑也而可乎龍逢比干之死亦未必言利背義之爲害甚矣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七

記述

議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達美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舜者準也循也禹者補也湯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而商縱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鑑此請以子讓父臣讓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在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下元中政衣宮堂始增祖宗之諡元宗

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輝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諡號逾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修謂廟陵玉冊皆已刊成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諡號益行而廣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七

記述

後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負節慨妻馬氏外戚家馬融兄女也岐鄙融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見憚年三十以重疾臥薨七年當教兄子曰丈夫生世退無箕山之操進無伊呂之熱天不與我復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圓石墓前刻曰漢有達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滿京兆尹延篤引爲功曹與京兆尹唐珣以怨誘有郅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匿跡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密問曰乎似非賣餅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孫實石也聞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其名具以實告嵩即迎歸白母曰出門獨一死友上堂饗

之極懼日匿之複壁中數年當作昆屯歌二十三章
後諸唐死滅得赦拜并州刺史復羅黨錮獻母時拜
議郎興平中自乘牛車往說劉表令將兵衛朝廷時
孫嵩亦寓表所不爲禮岐力薦爲青州刺史時曹操
爲司空舉以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牛
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嬰叔向四像居贊自畫像
爲主其雅志如此著書甚多亦漢末一奇士也

子聞宋昭顯太后本情生豈王光濟早死次太建太宗

秦王光美薨王光贊幼亡又燕國陳國二長公主則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九

記述

廷美爲昭憲出無疑矣此廷美被譖太宗謂宰相曰
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
俊而廷美傳言涪陵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此
又若廷美與非昭憲出者何也蓋廷美之出于昭憲
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禍則昭憲貽之金匱之詔曰汝
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于
太祖能一日忘情于廷美乎反覆廷美始終未嘗有
一顯學確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驕恣
將有陰謀陰謀何謀也王通輩以告顯擢美官矣王

榮輩以交通安置矣比趙普以私怨恨盧多遜不藉

廷美則不中太宗之妒不藉廷美以中太宗之妒則

中多遜不毒趙白懋德明之報多遜弓箭之遺淮海

犀玉之索潘潏銀盤縣羊酒之私皆一時廷臣羅

織成之廷美何罪傳又云遣趙懷祿私其同母弟趙

廷俊夫廷俊果耿氏出天下莫不聞何必太宗曉曉

然鳴之於大臣大臣曉曉然鳴之于羣臣又孰敢謂

廷美昭憲出也况彼時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

且太祖下滌宣祖尙無恙未幾而帝以太祖之仁孝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忍使其父有壯子之勝委故適他人者夫既已適他
人矣已爲失節之婦而陳國夫人之號又孰崇之蓋
太宗一時爲塗面之言以遮飾謀殺廷美之故當時
諱之史臣建之故其紀錯亂而矛盾使後世疑之必
辨之則太宗之殘忍趙普之險惡廷美之冤憤昭然
如日月之行天萬世不能掩也

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帝曰此自有說蓋
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
業而已美呂后年皆漸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

強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爲駕馭特以如意類已故意屬之此帝之本情也卒以四皓羽翼太子不廢謂人心所屬恐易之而又失天下心也使帝果惑于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則亦何有于四皓且帝之殺韓信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在而太子闇弱天下事尚未可知故甯殺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真惑于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真反也而果帝之本情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良何以爲之羽翼

學海類編

一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況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個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託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一以衍漢祚之長皆天意非人謀也若后先死而惠帝獨在必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是亦殷太史之爭糾使商不祀忽諸而已或又曰太子易則強悍之呂后不肯但立起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如此要之皆出於不得已不可爲萬全之謀也

七雄之末諸善戰者吳起以法孫臏以智田單以巧白起廉頗李牧以勇而公于無忌不與焉公于特以卑身下士差勝孟嘗平原春申三君不知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刼頗則果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宜無不靡碎者若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敵趙人四十五萬歷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嚙嚙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縱歸二萬人而獨留八萬人以戰外

學海類編

一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若則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其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取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攻魏其志已無魏矣乃公子歸而致五國之師大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閒行公子惟有飲酒近婦女以速其死耳蓋不欲以身秦國爲虜也或曰公子之善用兵獨其客善之不知客善兵而惟公于用之是

亦淮陰之善將而高帝之能善將將也孰謂公子不善用兵哉

張奐字然明北州人豪一任職即以二百人招合東羌破南匈奴七千之眾已稱奇功羌豪酋長感德贈遺金銀馬匹甚多乃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應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還之羌性最貪人人踴躍梁冀被誅奐以冀故吏免官禁錮賴皇甫規力薦得復後冀武陳蕃謀誅宦事泄曹節等矯制詔奐圍陳蕃殺之以功封侯奐初不知本謀後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知爲節所賣痛自悔恨封還侯印乘災恤上疏力申陳寶之冤復爲節等所疾結司隸校尉段熲將害之與憂懼奏記于段辭極哀懇段雖剛猛省書憐之既免于難時禁錮者多不能遞避俱至死徙奐獨門不出聚徒著書竟以壽終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謀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命從薄葬諸子從之二子長芝字伯英次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論曰士君子處世豈能遭際賢良所貴明哲善處而善處之道不過無欲謹退爲主蓋公能服

人讓能遠害持身之善物也然明辭羌金避侯印兩事可稱無欲功當封侯阻于宦豎而賜錢除郎並皆不受可稱謙退至奏記段熲不獨文詞古婉可追樂毅之書而曲意趨承深得明哲保身之道至於著書立言一門高翰又其餘事種種皆可師法當不獨于將臣中論也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于廳事上買綾白以子取視之且與駟僧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風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人問汝有此疾幾何時婢曰不然我曾伏侍柳郎君豈肯伏侍買絹牙郎也蓋柳宅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識者少矣 婢妾亦知雅俗陶穀妻淺斟低唱與雪水烹茶趣味自別誰謂習俗不能移人乎

郭景純璞少好經術博學高才而其天文卜筮之術則受子郭公青囊書管懷之際郭當筮之投策嘆曰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遂避居河東抵

將軍趙固固乘馬死郭令三十人從三十里外廟社中取一物似猴者置病馬前便噓吸其鼻有頃馬奮迅而起此物隨不見其術甚神而理不可解又其寓主人一婢美郭愛之以豆化赤衣人圍其宅主人求爲解竟得婢其他術奇驗甚多嘗著南郊賦帝悅之召爲著作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色干寶嘗誡之曰此非通性之道郭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惟恐不盡乃憂爲患乎是以深安分義不求榮進當王敦之難從容就死雖和葬觸廁之忌數若相符而行刑

學海類編

北朝雜記

五 記述

袴褶之遺久已前定壽亦四十九與管公明同所著述傳甚多則非管比

張乖崖詠布衣時與陳希夷交師事之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二年後果及第嘗贈之詩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解後歷仕吳蜀皆符合至益州忽頭瘡先是屢乞間不許至是因瘡乞金陵養疾遂得旨少當與傅霖爲太後公出而霖隱越三十年守宛州傅忽叩門笑曰別子一世尙尔童心今將以

學海類編

北朝雜記

五 記述

塵埃中人耶視戀戀世緣者真霄壤矣

方元德爲平原相時關張爲別部司馬三人寢食必俱恩如一體後來關張難大抵劉之藉力子二公居多翼德救主於當陽長阪以二十騎拒操追兵斷橋瞋目之時真是神將一破劉璋再破張郃俱以少勝眾所向無前帳中之變乃爲人襲其臥內耳若雲長之守荊州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以避其鋒司馬懿看破關之得志孫權必不願遂勸權躡其後權若無辭婚之積憾應之亦未必如此之速及攻曹仁于樊

操遣于禁救之禁降矣又殺其將龐德逮操再遣徐晃救仁關不設防身及妻子並爲權所害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盡滅關氏之家是關死於司馬懿而關族滅於龐德也豈不惜哉

東坡守膠西時熙甯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己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舉亭在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甯遠軍之譴惠州安置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元 記述

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就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大慶觀極幽陰富偃息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于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閒南奔北走風波瘴癘之鄉

飢餓勞苦曾不得名一廬託瓊堵爲終老地其與人書閒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亦可謂善處窮矣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極南向而坐帝立於輔展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饌至親爲祖割謹會畢帝跪授爵以酢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蓋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禮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主人

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面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偃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易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况三代所謂國傳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而輔翼人主王之所師猶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

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李靖以勁騎三千由馬邑襲破定襄頡利可汗遁磧北他日又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襲頡利子白道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又裴行儉爲安撫大使行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往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嘗忘孰能從四鎮子弟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視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元

記述

問安否外芳聞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行儉破大酋不煩中國折矢用其豪傑進止如戲此亦班定遠後一人也

隋有樂工萬寶常者善爲音律開皇初命沛國公鄭譯等定樂爲黃鐘調樂成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所宜聞後復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聲淫麗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方全盛至大業末其言卒驗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煬帝將幸江都其子從戶外彈胡

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何時興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曰此曲宮聲宮君也其聲往而不返吾故知之帝果被弑江都以此觀之二人者師曠季札亦不多讓乃知吉凶先見亦理數之必然也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辛

記述